

现代
语言
协会

MLA

《格列佛和斯特鲁布鲁格

作者:J. Leeds Barroll, III

来源:PMLA, 1958年3月, 第73卷第1期(1958年3月), 第43-50页

出版单位:现代语言协会

稳定URL: <https://www.jstor.org/stable/460274>

JSTOR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服务, 它帮助学者、研究人员和学生发现、使用和建立一个可信赖的数字档案中的广泛内容。我们使用信息技术和工具来提高生产力并促进新形式的学术研究。欲了解更多关于JSTOR的信息, 请联系support@jstor.org。您对JSTOR档案的使用表明您接受在<https://about.jstor.org/terms>上提供的使用条款和条件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s collaborating with JSTOR to digitize, preserve and extend access to PMLA

JSTOR公司

Gulliver and the struldbruggs

j.利兹·巴罗尔

《格列佛游记》中的斯特鲁布鲁格事件相对来说被忽略了。学者们要么只是顺带提到斯特鲁布鲁格，要么在对第三卷的评论中完全省略了这件事。最后一个持续的处理是在埃米尔庞斯27年前的版本的注释中。然而，庞斯的评论试图将丑陋的斯特鲁布鲁格斯与斯威夫特可能对衰老的恐惧联系起来，反映了一种接近斯威夫特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相当过时了。本文的目的是考虑斯特鲁布鲁格事件的三个方面：(1)老年和对死亡的恐惧作为道德反思和讽刺的传统主题；(2)在说教传统的光照下对不朽的渴望；(3)格列佛与主人谈话的意义。这样的研究将试图表明斯威夫特对斯特鲁布鲁格的处理在他的文学方法和他的知识环境方面都符合传统的背景。

I

人们倾向于把神仙的故事看作是对老年丑恶的一种评论，这种倾向甚至导致了资料来源的发现者也限制了他们的研究范围。W. A. Eddy认为提托诺斯神话和卢西恩的《葬礼》可能是斯特鲁布鲁格情节的先例，³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朱维纳利的《萨里十世》和卢西恩的《死者对话》，它们也表达了对老年物理事实的厌恶。毫无疑问，衰老对任何一个世纪的人来说都是没有吸引力的，斯威夫特的同时代人也不例外。斯威夫特的赞助人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评论说：“年轻人天生最倾向于更好的激情：爱情、欲望、野心、欢乐。年龄到最坏；贪婪、悲伤、报复、嫉妒、羡慕、猜忌。艾迪生在《闲谈者》第120期中也同意“青年沉溺于情欲，中年沉溺于野心，老年沉溺于贪婪。”斯蒂尔在《闲谈者》第46期中写道：“所有超越……(60岁)，除非后半生是用来锻炼美德和展望未来的，否则必然会陷入不体面的老年，因为，就精力充沛和成年时期的所有享受而言，童年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蒲柏，同样，在他对统治激情的评论中，描绘了一幅冷酷无情的老年政

治家的画面，他们“嚼着过去的智慧，摇摇晃晃地走到最后；软弱，认真，严肃地离开，/就像清醒的兰布斯在痛风中跳舞一样”(给科巴姆的书信，11)。248 - 251年)。⁴

斯威夫特的言论，从前文来看，显然并不极端。注意到斯特鲁布鲁格有所有的“愚蠢和虚弱”的老年，他只是把他的不朽描述为“固执己见的，暴躁的，贪婪的，忧郁的，虚荣的，健谈的”，后来评论说“贪婪是老年的必然结果”(HD, xi, 198)。

此外，斯威夫特并不是唯一一个描绘异常老年观念的作家。托马斯·帕雷和亨利·詹金斯至少活了“157岁”的著名案例的记录，以及马瑟博士关于美国长寿案例的证词，都“引起了业余科学家的兴趣”长生不老的马提努斯·斯克里布勒斯“以几种伪装和不知名的名字”度过了他的一生，以屏蔽自己“免受人类对那些拥有万能奥秘的人所表达的嫉妒和恶意”，这也使人想起了当代对知名老人外表的兴趣，也表明斯威夫特的主题并非独一无二

对老年身体衰弱的厌恶是普遍的，然而斯威夫特对斯特鲁德-布鲁格斯的描述却经常被驳回，因为这只是一幅令人恐惧的衰老图景，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

1 Gulliver's Travels (Extrails) (Paris, 1927), pp. 279-280, n. 2; 287, n. 1..

1 Gulliver's Travels: A Critical Study (Princeton, 1923), p. 165.

3 Works, (ed. Jonathan Swift) (Edinburgh, 1754), II, 466.

4 Cf. also Temple's essay Of Health and Long Life and Tatler 266, Guardian 26, and Spectator 336.

6 Gulliver's Travels, ed. Herbert Davis (Oxford, 1941), xi, 196. Hereafter this edition will be referred to as HD.

·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and Collections to the End of the Year MDCC Abridg'd, ed. John Lowthorpe (London, 1716), III, 302-304.

7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 to the Year MDCCXX
删节，编。本杰明·莫特(伦敦，1721年)，v, 155.

8 参见《人的历史》(爱丁堡，1790年)，第53-页
60岁：“年龄，伟大，难忘，更新。”

· 《马提努斯·斯克里布勒斯回忆录》，查尔斯·克尔比编
米勒(纽黑文，1950)，第91-92页，和克尔比-米勒的
评论，第175-176页。

作者隐藏的、个人的恐惧。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格列佛游记》是一部道德和政治讽刺作品。仅仅是身体上的退化，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无论他们的道德或政治信仰如何，都很难达到斯威夫特的目的，如果只是因为老年是一种人类无法补救的邪恶。斯威夫特讽刺的这一部分的真正主题，正如大多数读者会认识到的，是在别处找到的——在拉格奈格人对格列佛的陈述中。“虽然很少有人会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永恒的衰老)承认他们想要永生的愿望，然而……每个人都想把死亡推迟一段时间，让它接近如此之晚”(HD, xi, 195)。一个人可能会在衰老的情况下欢迎死亡，然而，根据拉格奈格的说法，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这样的。想要活得更久的愿望似乎仍然存在。然而，由于对死亡的恐惧总是存在，一个人就会不断地渴望“再多活一段时间”，而这种持续的愿望就等于渴望永远活下去。斯特鲁布鲁格夫妇是一个还原法和谬论，因为他们代表了满足这样一个愿望所伴随的逻辑后果。

想要“多活一段时间”的欲望所包含的拖延和恐惧是人类非理性的一个方面，因此这种冲动成为道德家的合理猎物。这是一个在古典讽刺文学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主题卢西安在《渡船或暴君》中用了大量的对话来描述统治者Megapenthes对喀戎的恳求：“请允许我再到光亮处去一会儿，然后我就会自己来，没有人召唤我。”这句话遭到了许多嘲笑。塞内加在他的文章《生命的短暂》中写道：“年老体弱的人在祈祷中祈求再多活几年……当某种疾病终于使他们想起自己必死的时候，他们是多么恐惧地死去，觉得自己是被拖出生命，而不仅仅是离开生命。塞内加在《使徒书信》第四、十一、xxv和二十五章中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尤维纳利斯的《关于人类愿望的虚荣的讽刺X》(11)。(188-272)猛烈抨击那些极度害怕死亡的人，贺拉斯奉献了两首颂歌(Bk第一章第28节和Bk第一章第14节)和书信的最后部分(Bk第二章第2节)来讨论同样的主题。在贺拉斯的第三部《讽刺》(Bk第一册)中，一个被解放的人冲到街上恳求神灵只拯救他一个人免于死亡，这是各种疯狂中的一种。

在后来的讽刺作家中，伊拉斯谟(Erasmus)在他的《encomium Moriae》(encomium Moriae)中，用愚蠢来描述“内斯特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几乎没有留下一个男人的形状，啾呀学语，愚蠢，没有牙齿，白发，秃顶——或者更好……仍然如此享受生活，如此努力地保持年轻，以至于其中一个染了白发，另一个用假发遮住秃顶。”蒙田在他的文章“Que philosophe c'est apprendre mourir”(Essais, Bk 1, Ch. xx)中详细讨论了对死亡的恐惧，并在某一点上设想大自然说：“想象一下，确实，与我给他的生命相比，永恒的生命对人来说是多么的悲伤和难以忍受。”如果你没有死亡，你会因为我剥夺了你的生命而永远诅咒我后来主教霍尔嘲笑医生的一般目的在Virgidemiae (Bk II, 讽刺四)，并讨论了死亡的恐惧在天堂在地球上(Sxv-xvi)。布瓦洛模仿伊索寓言中的樵夫和死亡，拉封丹则将两个寓言(Bk 1, 寓言15;(参八, 寓言一)这同样的一般主题。

最后，艾迪生在《Spectator》391中讲了一个寓言，讲的是上帝向朱庇特祈祷的故事

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乞求多活一年，然后答应心满意足地死去。这真是个难得的老人！木星说。他这样对我祈祷已经有二十年了。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只希望能活着看到他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定居下来；我答应了。然后他又为他的女儿请求同样的恩惠，后来又希望他能看到一个孙子的教育。

这张作家名单，其中大多数主要以正式的讽刺作家而闻名，绝不是详尽的，也无意如此。然而，它表明，斯威夫特使用老年人或过度焦虑的年轻人作为道德榜样来宣扬对死亡的恐惧并非没有先例。在斯特鲁德布鲁格那一集里，斯威夫特并没有表现出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以及他的许多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时期的讽刺前辈更大的对老年的兴趣

10 It would be erroneous to state, however, that the fear of death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onventional satiric themes such as avarice and ambition. J. W. Duff, *Roman Satire* (Berkeley, Calif., 1936), p. 203, under "Traditional Themes, fails to mention this subject, and Bishop Hall in his list of subjects appropriate to satire also omits it.

1 The Praise of Folly, trans. H. H. Hudson (Princeton, 1941), Pp. 41-42.

1 The Essays of Montaigne, trans. E. J. Trechmann (London, 1927), 1, 89.

13 See also G. R. Coffman, *Old Age from Horace to Chaucer*, "Speculum, ix (July 1934), 249-277.

II

迪恩·斯威夫特把斯特鲁布鲁格事件看作是一次宗教道德的讲座，而这样的评论，来自斯威夫特同时代的人，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乔纳森·斯威夫特作为一个教士，很难对他作品中的宗教含义不感兴趣，这种含义不仅是由斯特鲁德-布鲁格夫妇自己提供的，而且是由对格列佛的描述提供的，他的第一句话就确立了一个明确的观点。

当格列佛得知不朽种族的存在时，他满心欢喜。他“像在被提一样”惊叫道：

幸福的国度，在那里每个孩子至少都有会长生不老！最幸福的莫过于那些优秀的斯特鲁布鲁格了，他们生来就没有遭受人性的普遍灾难，他们的思想自由、无忧无虑，没有因不断担心死亡而带来的精神负担和沮丧。(HD, xI, 191-192)

然后，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扩大了许多主题，“对无尽生活和尘世幸福的自然渴望可以很容易地提供”(HD版, xI, 194)。

斯威夫特不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对格列佛的这些幻想，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而且公然蔑视许多神灵关于永生的言论。这样的话，关于奖励和惩罚，上帝和本性，以及神在凡人身上植入的欲望的作用，比喻地说，构成了一种说教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将试图证明，格列佛的谈话和斯特鲁布鲁格的存在都被揭示为对18世纪基督教思想对立观点的讽刺描述。赏罚制度，即审慎的道德观念，是斯威夫特和他的神学家同伴们在论证未来国家的存在时最喜欢讨论的话题。

另一个关于未来国家的论据(塞缪尔·克拉克说)，可以从人的良心或对他们所有行为的判断中得出，无论好坏。前者必然伴随着奖赏的希望，后者则伴随着惩罚的恐惧；因此，上帝不可能使人的心灵对自己作出永远不会得到证实的判断；并以一种永远不会被证实的判决来定罪

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希望避免在未来的生活中遭受这样

的赏罚是对他的宗教、本性和信仰的违背。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的第一次布道《论的争论》(A Confutation of Atheism, 1692年)讲得很清楚：

毫无疑问，如果一个无神论者有了自我塑造的机会，他就会制定一个宪法，这个宪法可以与他贪得无厌的欲望保持同步，被暴食和放纵所征服，并在永恒的放荡中顽强地坚持了一千年。(宗教人士，然而)愿意相信，我们目前的状况对我们来说更好的问题，比不间断的健康和安全，无神论者的愿望；后者会强烈地诱使我们忘记上帝和对更美好生活的关注。[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远没有埋怨上帝，因为他没有延长我们的寿命像上古时代的人那样长寿；我们感谢他缩短了我们受试炼的日子，更成熟地接纳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天上永居之地

斯威夫特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不同寻常地强调赏与罚的教义——从他的布道《基督教的荣耀》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古典哲学的一个很大的缺陷，他坚持认为，是“它想要一些适当的奖励比例更好的人，他的思想，作为鼓励他的进步在美德”(HD, IX, 244)。这种“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奖励和惩罚的概念，正如他所说的，也出现在《良心的见证》中。”

今生对惩罚的恐惧，将使人免于极少的罪恶……但是，当良心把永远幸福的希望和永远痛苦的恐惧摆在我们面前，作为对我们行善或作恶行为的奖赏和惩罚时，我们的理性除了陷入不忠之外，找不到任何办法来避免这种争论的力量。(HD, IX, 155)

从各种零碎和短暂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斯威夫特当时觉得，避免思考死亡和未来的生活就意味着内疚。在他的布道《穷人的满足》的开头，他引用了圣经中的真理，提到“他(男人)的生命短暂；他对未来国家的恐惧，以及他的

论……乔纳森·斯韦夫特(伦敦，1755年)，签名。P4-P5：“[它]是任何凡人构想的最好的演讲，调和可怜的摇摇欲坠的生物对这种悲惨生活的愉快辞职，完全符合受启发的先知的情绪。我们的生命的日子是七十岁：人虽然强壮，能活到八十岁。到那时，他们的生活不过是劳苦和忧伤。

15波义耳的讲座(伦敦，1765年)，I, 147。以后这个功将被称为波义耳。

15 eight Sermons (Cambridge, 1724), pp. 100-103。

粗心大意地准备它”(HD, Ix, 190)。在他的布道《在教堂里睡觉》中,他谈到人们“背负着根深蒂固的罪恶的罪恶感”,他们不来教堂,因为他们“只能听到恐怖和威胁,他们的罪恶被揭露出来,他们的报应是永久的痛苦。”斯威夫特总结道:“难怪他们闭上耳朵,转移他们的思想,寻找任何娱乐,而不是激起他们内心的地狱”(HD, Ix, 215-216)。“如果我们对他(上帝)有完全的信心,”他在他的布道《良心的见证》中说,“那将使我们能够征服和鄙视世界上所有的诱惑”(HD, Ix, 155)然而,如果一个人像格列佛一样,有一种长生不老的强烈愿望,他就不会轻视“世界的诱惑”。

第二个会使永生论显得特别不可信的论点是关于上帝和人的本性之间的差别。斯威夫特本人在这个特定的主题上很少发表声明,但我们在这里再次关注斯威夫特写作时的舆论氛围,并指出格列佛的欲望在一般意义上是如何与当代说教文学尖锐对立的。

正如伯内特博士在《真宗教的示范》(1726)中所阐明的那样,上帝有充分的理由阻止任何人永生,至少在地球上是这样。由于人类已经从他的道德完美,在他无法服从他的“劣等官能,上帝的设计之一是让人类重新获得这种道德完美。但是人类还有另一种完美需要重新获得。“他们身体本性的完美和不可取而代的是,他们[人]现在变得腐败和必死;如果我们身体官能的这种自然完善是我们幸福所必需的,那么,使我们重新恢复到这种自然完善,一定是政府的旨意。”然后,伯内特展示了如何重新获得这两种完美。人必须尽力使自己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如果达不到这一点,上帝会在来世补足他的不足。然后,关于自然的完美,伯内特继续说:

虽然人类恢复到不朽的状态是上帝的总旨意,然而,既然人的本性是会死的,我们必须设想,使人类恢复不朽的一般方法,将与这种自然的死亡必然性相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既然人类复生就是复

活的概念;因此,使人类复活的一般方法就是从死里复活。(波义耳, I, 42-493)

因此,我们的死亡存在于我们最深层的本性中,并且有一个明确的原因。

更具体地说,考虑到格列佛所希望的尘世不朽的想法,约翰·斯科特的《基督徒生活》(1681)解释说,当人是无辜的,他“享受着纯洁的心灵居住在敏感的动物身体里的快乐”(1,25 -27)他生活在“尘世不朽的状态中”。然而,在堕落之后,人类幸福的景象已经从尘世的不朽变成了天堂。然而,要享受天堂的不朽,人的心灵必须如此高尚,以至于除了不朽之外,它还能符合上帝本性的其他方面。除非与神相距甚远的“属肉体的心”改变它的本性来亲近神,否则人与神之间的鸿沟将永远存在(I, 34-35)

神与人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是由于神的完美和人的不完美。斯威夫特在好几处都提到了这个观点。他暗指我们的“不完美的状态”在他的布道相互臣服的适当(HD, Ix, 143),并在其他地方,等同于罪与“世界的诱惑,他说人的罪是“什么是最违背他的[上帝的]神圣的性质”(HD, Ix, 155)。在1735年10月写给迪恩·斯威夫特的一封信中,他以一种典型的轻松方式将从恩典中堕落和死亡忏悔的教义应用于自己,他在信中说自己的身体是“他可怜的小粘土房子”,他有一个短暂的“租约”,因为他的“曾祖父”,即亚当,丧失了他的“伟大特权。”

格列佛希望永生的愿望是这样的

17 Fear of death as tantamount to a fear of eternal punishment is again suggested by Swift in his letter to Pope, 1 June 1728. *Speakings of Mrs. Pope's illness*. Swift remarks: "IE I were five-and-twenty, I would wish to be of her age, to be as secure as she is of a better life" (Correspondence,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1913, IV, 34).

18 Cf. John Tillotson, *Sermons* (London, 1757), Vol. vi, Sermon 110.

19 The original reading of this clause in the 1681 edition (I, 33), is "to enjoy a Sersual, Animal Happiness in a state of Earthly Immortality." The passage and future passages in the text are taken from the London, 1747, edition.

20 Robert South stresses this same point in his sermon *The Impossibility of Man's Meriting of God* (*Sermons*, New York, 1867, I, 15-17)..

1 Cited by Martin Price, *Sujf's Rhetorical Art* (New Haven, 1953), p. 85, n. 8.

与上帝自己的完美和不朽相比,强调人的不完美和必死性的观点是非常自以为是的,而且是站不住脚的。显然,格列佛在这个框架中的愿望本质上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他想赋予自己一种神圣的属性。他希望永生,但他并不关心这样一个事实:永生只是一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属性中的一个——这些属性构成了基督教对上帝的整体观念。本特利博士在他反对无神论的第二次布道中说:“因此,本来就有一个永恒的、非物质的、智慧的创造者,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上帝的全部”(《八讲道》,第78页)。

因为在道德完美和不朽方面,人与上帝是对立的,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插曲让我们思考,如果没有必要的道德完美相伴,一个获得不朽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约翰·斯科特在他的《基督徒生活》中讨论了这样一个例子。斯科特对这个已经进入来世的不悔改的罪人说:

你注定要永远在悲惨的永恒中徘徊,被无休止的愤怒和饥饿的未满足的欲望折磨着,在这些你留下的感官财富之后,你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一想到这一点,你就会感到失去天堂的痛苦,仿佛那是一个充满了感官快乐的天堂,充满了你渴望却永远享受不到的快乐。因为,当你们在地狱的阴影中徘徊时,你们要这样自思自想,这将怎样刺痛你们的心呢?啊,我真真是个被迷住了的傻瓜!现在我明白得太晚了,天堂是一个灵魂可以无限快乐的地方……而我,由于我自己的肉欲和邪恶,完全无法获得构成他们天堂的那种崇高的快乐:就像那个被遗弃的可怜人一样,我永远得不到感官上的快乐,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享受的天堂。(v, 305 - 306)

South将这种来世称为永恒的“死亡”,因为他描述罪人未来存在的方式与斯科特非常相似。永恒的死亡

使一个人失去他在这个世界上所享受的一切快乐和舒适;失去了这些东西,无论它们本身是多么可怜和可鄙,但对于把全部幸福寄托在它们身上的人来说,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因此,被剥夺了这一切,被赤裸裸地抛弃在完全的黑暗和荒凉中,只能是无限的痛苦,尽管一个人在那里

不会遇到其他折磨人的人。因为有强烈的、热切的、巨大的欲望,在他们和他们所爱的对象之间永远地设置一道障碍和分离,这本身就是够地狱的了。

(《讲道》第五卷,261-262页)

那么,使没有天国纯洁的永生愿望成为徒劳的原则,就是人除非精心准备,否则无法享受这样一种状态。斯威夫特对斯特鲁布鲁格夫妇的描述表明他符合这种思维方式。那些获得了不纯洁的不朽的人,就像该隐一样,被左眉上的一个记号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他们看上去就像怪物和怪物。他们令人作呕的苍老和永无死期的无能使人联想到死后仍未改过自新的罪人,他们的地狱是一个永远希望赎罪的地方,而他再也不能享受这些罪孽了。嫉妒和无力的愿望,是他们的主要激情。但是,他们所嫉妒的那些对象,似乎主要是年轻人的恶习。他们发现自己被切断了一切享乐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死了:“一旦他们完成了八十年的期限,他们就被视为法律上的死亡”(HD, xvi, 196),而“死亡”是我们看到South描述道德败坏的罪人永恒的来世的术语。

格列佛说,他所表现出的“对无尽生命的自然渴望”,被神学家们用不同的意义来解释,他们当然想到了天堂里无尽的生命。塞缪尔·克拉克在他的布道《自然宗教的不可改变的义务》中说:“关于未来国家的另一个论据,可以从人类对不朽的自然愿望中得出:因为上帝根本不可能给人类一些永远无法满足的愿望;desires没有对象来回答他们”(Boyle, II, 147)。蒂洛森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服好人过另一种生活;比如,那个人——

2 C.蒂洛森,《讲道》,六,457-459。威廉·夏洛克也在他的《关于死亡的实践话语》(1689)中总结了这一论点,这部广受欢迎的作品被翻译成法语和威尔士语。夏洛克说:“一个灵魂,如果在肉体里完全获得了感官享受,如果离开肉体而没有任何改变,就不能升入天堂,因为天堂是一种完全纯洁的状态……。死亡是对罪的惩罚,它不仅是肉体的死亡,而且是死亡使罪人陷入的痛苦状态”(1705年版,伦敦,第241-246页)。夏洛克后来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有些人完全沉沦于肉体 and 理智之中……现在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害怕死亡;因为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在来生他们将找不到任何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第333-334页)。

善良通常具有这种希望和说服”(讲道, v, 178)。这一观点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讲坛文学中。

当然, 这种“欲望”不应该被微妙的人解释为对死亡的本能恐惧的理由, 这也是上帝赋予的。“对死亡的自然恐惧,” 威廉·夏洛克说, “源于自我保护和对自己生命的热爱。”“上帝应该将这种对死亡的厌恶烙在人性上”的唯一原因是为了道德目的, 即通过法律来确保纪律, 并使我们远离“一切致命的和破坏性的恶习”(第328-329页)。斯威夫特本人, 在一个不同的宗教背景下, 反思了这种神赐予的生命本能, 并得出了一个结论, 如果不像夏洛克那样, 同样是道德的。他在《宗教思想》中写道, 上帝需要确保“世界的存在和延续”, 否则“每个人都会鄙视这个世界, 希望它结束, 或者它永远不会有一个开始”。然而, 斯威夫特觉得这种神圣的本能并不是用来让我们害怕死亡中的任何危险, 我们可以推断, 因为在另一个“思想”中,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任何事情如此自然, 如此必要, 如此普遍的死亡, 应该被上帝设计为人类的邪恶”(HD, Ix, 263)。因此, 如果有一种“永生的自然愿望”神植在人身上, 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一种对天堂永生的渴望, 而不是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对永无止境的生活的渴望。

格列佛认为, 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一种对尘世不朽的自然渴望, 而与之相对立的则是神。他对自己的“自然”欲望的解释恰恰是错误的。此外, 他并没有冲动地表达自己的愿望; 他自己承认, 他坚持这种愚蠢的做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告诉我们, “如果我肯定能长命百岁, 我就会经常回顾整个系统, 我应该如何工作, 如何打发时间。”(HD版, xir, 193)。

作为基督徒的人不应该珍惜今生, 这个想法是迄今为止所研究的所有概念的基础斯威夫特对这种谴责腐败世界的简单正统观念的接受, 在他的晚祷中显露出来。特别相关的是他恳求上帝的几句话:

哦, 求你让我们的心灵每天越来越充满与你永远生活在一起的幸福, 使我们可以把实现救赎作为我们的伟大工作和事业, 提高对你的认识,

认识你就是永恒的生命... 求你使我们每天晚上都能有效地想起我们的最后一天, 求你使我们每天都能小心翼翼地生活, 就像我们临死时所希望的那样; 这样, 当那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愉快地脱去这些尸体, 就像我们现在脱去衣服一样, 可以从我们的劳动中得到安息, 我们与世界、魔鬼和我们自己堕落本性的战争就可以结束了。(页316-317)

格列佛希望永远生活在地球上, 这与我们可能收集到的斯威夫特所持有的所有观点相反。当格列佛的主人做出在我们看来奇怪的区分时, 斯威夫特从另一个方向强调了他的要点。格列佛设计的永生体系是不合理的“和”“不公正的”, 因为它不仅假定生命是永恒的, 而且假定青春、健康和活力是永恒的。拉格奈格人指出, 后一种情况是“没有人会如此愚蠢地抱有希望, 不管他的愿望多么奢侈。”为什么对斯威夫特来说, 作为一个假设性的命题, 永葆青春比一般的永生观念更不可能呢? 为什么格列佛梦想永远的活力比渴望永生更愚蠢呢? 值得注意的是, 在17和18世纪的思想中, 有一种观点认为, 就上帝对人的计划而言, 永恒的、尘世的青春, 如果可能的话, 甚至比尘世的不朽更不自然

对于当时的许多学者来说, 众所周知的事实, 由于篇幅有限, 无法展开。只要回忆一下, 人类堕落所带来的惩罚, 除其他外, 就是身体上的不完美和不断的退化, 最终导致死亡, 就足够了。这一点, 就像18世纪那些“科学”作家所推断的那样, 定义了人类命运的本质

2 All of these ideas about earthly immortality may also be found combined in Sherlock.

% Works, ed. Temple Scott (London, 1898), III, 315-320; called to my attention by Prof. L. A. Landa to whose super-vision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article I am greatly indebted. 2 John Hawkesworth, who raised the same objection in a

note, explained the disparity in terms of technique (Swift, Works, New York, 1812, x, 237, n.). The Luggnaggian, liy-ing with the "fact" of the Struldbruggs, regarded immortality as a reality, whereas eternal youth had no place in the fictional universe which Swift created for him. Hawkesworth then is aware of what George Sherburn has called "the in-finite playfulness of Swift's mind" ("Methods in Books about Swit," SP, xxxV (Oct. 1938), 635-656), and has interpreted the incident accordingly.

基督教universe.²⁸一个身体不会退化的人，就是一个不服从上帝为人类所定的旨意的人，他不为亚当的罪付出代价。显然，这只有在上帝给了这样一个人特殊的豁免，或者这个人不服从上帝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参考框架的背景下，我建议我们考虑拉格奈格人对永恒的青春和仅仅是地球上永恒的生命区别，因为这，在最后的分析中，是斯特鲁布鲁格的问题。由于某种反常，他们拥有永生，但他们并没有逃脱上帝对堕落的人的判决。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在生理上都在退化，因此遭受着全人类共同的痛苦。他们处境的特别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必须无限期地忍受这一判决。通过斯特鲁德-布鲁格斯，斯威夫特向我们展示了堕落的人类的主张，为亚当的罪而受苦，逐渐回归尘土，但完全剥夺了上帝最后和最大的怜悯。永恒的青春是人类随着堕落而失去的特权；永生是一种额外的惩罚，上帝很仁慈，没有加诸于人。罗兰·弗莱曾提出，斯威夫特赋予雅虎夫妇畸形，不过是采用了一种说教的手法，传统上用来代表没有优雅的人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斯特鲁布鲁格，因为它们的畸形可能表明，人类不仅被剥夺了恩典，而且被剥夺了死亡和复活。

II

格列佛听到斯特鲁布鲁格存在的消息，第一反应是热情的：“幸福的人们，他们享受着这么多古代美德的活生生的例子，而且有大师准备教导他们所有以前时代的智慧！”(HD, xI, 192)。以类似的脉络，他概述了如果他要成为斯特鲁布鲁格的行动方针，他后来评论道：

这些STRULDBRUGGs和我会……我要注意到腐败是如何一步步潜入世界的，并通过不断地警告和指导人类，一步一步地反对它；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榜样的强大影响，也许会防止人类本性的不断堕落，这是所有时代都有理由抱怨的。(HD, xI, 194)

文化可以通过gulliver提出的方式保存吗？作为一个道德守护者，在每一步都反对(腐败)当然是值得

称赞的，但对于格列佛来说，期望通过说服“有希望的年轻男人”从他自己的“回忆，经验和观察”(HD, 11, 193)中“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美德”的有用性来实施这个项目，这是愚蠢的。

虽然这似乎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意图，是什么让格列佛认为他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美德的老师？他只希望通过广博的学识和长命百岁，就能胜任这样的任务。似乎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他自己的榜样的“强大影响”将成为教育的手段。斯威夫特自己也能看出格列佛立场的弱点，这在他的布道《论科学的见证》中很明显：

伟大的能力，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当他们被赋予权力时，是最危险的工具……除非人以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良心的建议和判断为指导，否则他们就不能保证自己是好的臣民，公众的忠实公仆，或者在相互交往中诚实；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束缚是人类的骄傲、欲望、贪婪或野心迟早会打破的。(HD, ix, 156-158)

斯威夫特的声明可能因此暗示了等待格列佛的预期生活方式的陷阱，它也暗示了东正教和“自由思想家”之间激烈的争论。支持以天启宗教为主的官方教会和“自然神论”的人之间的争论是这次布道的根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斯威夫特对格列佛夸大计划的描述的根本问题。格列佛支持的程序，当他谈到教“基于他自己的‘回忆，经验和观察的美德的用处’”(HD, xI, 193)，实际上，是一个合成的假设，神学家归因于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和其他“外邦哲学家”，包括自然神论者。

在他的波义耳讲座《相信宗教原则的自然义务》(1717-18)中，约翰·冷谈到了这些“非犹太哲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足够真诚的人，但他们的人数太少，他们的权威也太少

2 See Tillotson, Sermon 184; John Leland, A Defense of Christianity (London, 1753), II, 416; Isaac Watts, The Ruin and Recovery of Mankind (London, 1740), p. 193; James Mac-Kenzie, The History of Health (Edinburgh, 1759), pp. 22-23.

7 "Swift's Yahoo and the Christian Symbols," JHI, XV (April 1954), 201-217.

“是如此的脆弱，”冷开始说，“以至于他们还不能指望做什么？”

对人类的风俗进行重大的改革。不仅如此，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不希望光靠人类的努力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他们认为只要不受传染病的传染就够了。然后，冷说出了他的主要观点。然而，这正是一些现代自然神论者所认为的足以取代一切启示的必要性的东西，仿佛在这里和那里，一个有很多闲暇，有伟大才能和良好性格的人，是神圣的善良应该关心的一切。(波义耳，III, 177-18)

塞缪尔·克拉克博士也是这么说的。在他的布道《论自然宗教不可改变的义务》中，他说：

他们(异教哲学家)的绝大部分教义都是由文字构成的;甚至连他们自己的风俗都没有改变，更不用说改变这个世界了。因为除了一两个大名鼎鼎的人之外，哲学家们不仅在私底下，而且在最公开的场合都是非常恶毒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教诲生活的，而都是污秽的私欲的奴隶。(波义耳，II, 151)

斯威夫特在《良心的证言》中强调了这一点：

经验表明，那些不顾宗教信仰而坚持道德的人，通常也只是有部分美德而已;他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是公正的;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有骄傲、淫欲、放纵或贪婪的倾向，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道德有责任制止他们任何这些恶习，因为这些人的伟大准则是，只要他们的安全、健康和财富不受损害，他们就可以合法地服从自然的命令。(HD, rx, 152-153)

最后，斯威夫特在他的布道《论基督教的卓越》中列出了他认为是“异教哲学”造成的四个缺陷。这些缺陷是:(1)认为“幸福存在于‘美德’中，而没有给‘美德’下定义;(2)对奖惩制度的无知;(3)不能正确理解神的概念;和(4)“没有概念完全依赖和依赖”一个“神圣的力量”和“天意”(HD, x, 243-2

45)。我不想带着很大的信心强调这一点，然而，格列佛的乐观计划和教导“美德”的希望表明，斯威夫特暂时把他创造成异教徒哲学思想中这些缺陷的代表，因此，我们可以把格列佛野心的阐述和他随后的幻灭看作是对“自由思想”立场的偶然打击。正如冷、克拉克和斯威夫特可能预测到的那样，斯特鲁布鲁格夫妇太忙了，忙于与自己的恶习和弱点作斗争，只能成为与格列佛的期望相反的讽刺例子。

然而，如果认为格列佛本人，虽然以非基督教的方式思考，但在这整个情节中被赋予了任何撒旦的本能，那将是荒谬的。他只是因为无知而被判有罪。事实上，斯威夫特在他的一个随意的想法中开玩笑地建议，医生，我们必须记住，格列佛是一个外科医生，“不应该给他们的宗教判断，因为同样的原因，屠夫不被允许成为生死的陪审员”(HD, I, 244)。

斯威夫特是一位道德讽刺作家，他的牧师背景可能表明，他的写作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说教传统，并反对人类对自己自给自足的看法。作为《格列佛游记》的艺术或组织，斯特鲁布鲁格的情节与第二卷中主要的知识分子讽刺非常吻合。科学、数学和历史的歪曲在作品的其他部分被揭露，而神学和哲学学说的歪曲在斯特鲁布鲁格事件中得到了他们的关注。这一情节不仅仅是对老年的厌恶，更值得用迪恩·斯威夫特(Deane Swift)的描述来结束他对第四册的讨论：“这幅画更引人注目，也更可怕;因此，更有可能将宗教和美德的义务强加于人的灵魂”(见第1章)。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